



WUYA  
WORKS

吾涯  
著



“救命啊!”  
她仰天长啸，欲哭无泪。  
“此时才喊救命是有些晚了?”  
他的口气充满了看笑话的淫乐。果然是只妖孽!





WUYA  
WORKS

吾涯

著

YAO NIE  
BIEZHUO WO

# 妖孽， 别提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妖孽，别捉我！/吾涯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3

ISBN 978 - 7 - 5399 - 3600 - 0

I. ①妖… II. ①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530 号

**书 名** 妖孽，别捉我！

**作 者** 吾 涯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杨 琴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600 - 0

**定 价** 29.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回忆	1
第二章	捉鬼	10
第三章	艳遇	16
第四章	噩梦	21
第五章	希冀	26
第六章	办案	32
第七章	鬼胎	38
第八章	逢君	42
第九章	白狐	47
第十章	进谷	51
第十一章	鬼子	56
第十二章	逝去	61
第十三章	入林	66
第十四章	故人	71
第十五章	流民	77
第十六章	冷心	82
第十七章	绝情	87
第十八章	无情	92



## 目录

第二十八章	言好	216	第二十九章	魔界	251
第二十七章	克煞	215	第三十章	妖王	255
第二十六章	两清	214	第三十一章	定局	276
第二十五章	真相	210	第三十二章	镇魂	287
第二十四章	约定	212	第三十三章	变故	303
第二十三章	两难	197	第三十四章	离别	310
第二十二章	重逢	190	第三十五章	抉择	328
第二十一章	潜探	179	第三十六章	相忘	341
第二十章	古怪	165	第三十七章	结局	349
第十九章	忘忧	159			



## 第一章 回忆

完了……骆小远目瞪口呆地看着上空空如也的葫芦，一阵郁闷，她果然是不适合从事捉妖除魔这样神圣且高难度的事业的。

这是第几次了？一次？两次？……好像是第三次了。天知道她怎么会一失手，就把葫芦给打翻了。那师父还会相信她吗？会不会一个恼羞成怒便将她丢出去喂妖怪？

骆小远颓废地坐在炼丹炉旁边，脸色跟死去许久的尸体的差不了多少。最让她郁闷的是，连那个被她不小心“放走”的小狐狸都用特鄙夷的眼神看着她。

今日午后，骆小远本想偷个小懒，打个盹休息一下，便溜到了师父的炼丹房。却见那刚收了狐妖的葫芦罐子正在墙壁上摇摇晃晃，一副要掉到地上的模样。她本打算扶正后就赶紧后退三米，可是手才轻轻碰了一下下，真的，她发誓，就一下下，那个葫芦盖子竟然滚了出来，一缕白烟在她眼前飘呀飘，然后就突地幻化成白狐的模样了。

那只小小的白狐，晃着大大的尾巴，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黑漆漆如玻璃球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动着，水汪汪的眸子里似乎含着薄薄的雾气，好半天才注意到正因慌张而摔坐在地上的骆小远。

“你……你怎么跑出来了？”骆小远张大着嘴，平伸出一只手，食指轻轻地颤抖着，指向那只丝毫不把她放在眼里的小狐狸。

白狐悠悠转了个身，昂着漂亮的脑袋，无比精准地将屁股对着骆小远，一摇一晃地准备走出去，那姿态像极了欲微服出宫的小王子。就当骆小远以为它会彻底无视自己的时候，它竟然停下了正在前行的爪子，高傲的脑袋忽地转了过来，黑亮的眼珠子放光般地望着她。



“你要干吗？我……我不好吃的。”骆小远像是刚醒悟过来般护住胸口。

白狐本来黑亮的眸子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划过一丝意味非常明显的鄙夷，然后吐出两个字，“笨蛋！”

骆小远被当头棒喝，一下就当机了。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一只禽兽侮辱了智商。

白狐不再看她，转过脑袋，高傲地踱了出去……而骆小远只是呆呆地望着那甩来甩去的狐狸尾巴，很是配合地坐在地上，一副请君走好的姿态。

吱呀——开门声打断了骆小远十分沉痛的回忆，她下意识地将手中的葫芦藏在身后，脸上堆满了灿烂的笑容，只是还维持着坐在地上那经典的姿势，“师父，你回来啦？”她微微提高音量，掩饰心中的不安。

木门推开，阳光便迫不及待地随着她师父的身影一道挤了进来。耀眼夺目的光线衬托得那白衣如雪的身影愈发清俊飘逸，看得骆小远一阵发愣……怎么看了那么久，还是那么好看？是谁说美人儿越看越丑的，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见过眼前的人。

那道美丽且绚烂的光华在空气中流转，抽走了骆小远的理智，她再一次沉入华美丽的回忆——

骆小远是个及格女王，这是同学送给她的“爱称”，好吧，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总是很光荣地在及格线上徘徊，虽未脱离群众以至于加入差生的行列，但那道优秀的光芒却离她越来越远，直至所有人都肯定了她这辈子都不可能脱离及格这个坎儿。

要说那个年头什么最热？骆小远也会用鄙夷的眼神望着懵懂少年，“切，当然是穿越最热。”

那天，天异常热。骆小远一手执雪糕，一手捧着一本穿越小说在路上晃荡着，口中还念念有词：“谁说及格没前途来着？这只要一穿越，就算不及格的菜鸟，也能混得风生水起啊！”所以当烈日炎炎，所有人都行色匆匆地从她身旁走过时，她举着已经光溜溜的雪糕棍儿对天喊道：“我要穿越！”于是……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骆小远一个惊吓，向前猛地跨了一大步……是谁那么没公德心，竟然连井盖也给偷了？

当她在黑暗中向下掉落时，她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她有一张小小的存折，还没用完……

月黑风高杀人夜。从天而降的不一定是馅饼，还有可能是一个祸害。



当骆小远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地上的时候，她脑子有片刻的空白。可当她抬起头，看着面前正手执罗盘，低头看她的男子时，抽风的脑子立刻就转动了起来。

这样风华绝代且穿着白袍的男子一定不可能存活在二十一世纪！那样如狼似虎的年代，这样的男人早已被供奉或包养了，绝对不可能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眼前。所以在十分之一秒后，骆小远立刻判定自己：穿越了。

她应该说什么？她此刻脑中第一个闪过的东西，记住，是东西——井盖，你简直就是她骆小远的再世父母啊！从此以后，她不用再对着刚好及格的卷子抱怨题目太难。

她抬起苦哈哈的脸，欲用一番说辞来讲述自己的惨痛经历，以达到被美男收留的目的。却不料，白衣男子突然轻撩前袍，姿态翩然地蹲下了身子，清澈的眸子直直地对上了她，轻启薄唇道：“你是人，是鬼？”

嗖……一道凉气直钻骆小远的脊背。她这才环顾了下四周，竟发现此处乃荒郊野外，树影幢幢，如同鬼魅，白雾缭绕林间，可爱的月亮正在偷懒休息。

她盯着白衣男子皎洁如华的俊雅面容，片刻失神后，老实交代：“是人。”

白衣男子轻笑，抬头看了看黑压压的天空，随后又看了看手中的罗盘，最后才又看向正吞口水看着自己的骆小远，清冷如玉的声音砸了过来，“我夜观星象，发现有异星横空出世，以为妖孽欲出，却不料发现了你。如今……”他又看了看天空，唇角勾起，“异星出世，看来是命中注定的，你跟我走吧。”

咦？骆小远发现自己费尽心思准备的说辞，居然完全派不上用场。原来古代男人都这么好说话？只是……他对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她有种自己是妖孽，然后被他收了的感觉？

跟在他身后半晌，她终于问出了口，“那个……你刚刚说什么异星横空出世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懂。”

男子停下脚步，转身看她，眼底滑过一丝好笑，“天降异星，不是仙童转世，便是妖孽出世，你以为如何？”

骆小远在想，自己可不可以小小地自恋一下？可还没等她自我感觉良好地选择回答是前者时，白衣男子食指指腹便轻轻地摩挲着好看的唇线，自问自答起来，砸碎了骆小远那仅存的一点点自尊，“转世仙童的相貌必定俊美无双。”他的潜台词是……她这副尊容也就只配做个妖孽了。

白衣男子收起手中的罗盘，好看的眸子在她脸上扫了一圈，慢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因微笑而轻启的唇角，拉开一个恰到好处的弧度，笑得春风和煦，俊雅无双。

“骆小远。”骆小远立刻凑上前主动交代。事实证明，爱美之心的确人皆有之，





她对美人的抵抗力果真是很薄弱。

白衣男子点了点头，转身便走了，不浊于世的背影在清浅的光晕下显得愈发英挺。正当骆小远一头雾水，以为对方要将她抛下的时候，他突然回过头问道：“怎么还不走？”

骆小远挺了挺胸，正要跟上，却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如泣如诉的低吟，顿时毛骨悚然，不禁颤声问：“是、是什么东西在叫？”

白衣男子随着声音向森林的黑暗处望去，方才清冷的眸子顿时沉了下去，闪过几分凝重，“此处阴气颇重，正是妖魔鬼怪出没之地，若不想尸骨无存，那便赶快跟上。”

骆小远的胸腔立刻像是被放了气的皮球般缩了回去，很没有骨气地快步跟了上去。但是不久后，她便十分后悔今晚的决定。如果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原处，等待上天再把她召回去……因为这样远远比做一个道士来得有前途得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捉鬼，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捉鬼对于骆小远来说果然是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小远，你身后藏的什么？”清冷的声音伴着暖暖的阳光一道洒在了她的身上，骆小远的回忆戛然而止。

很显然，某人还没有从哀伤遥远的回忆中缓过神来，手中的葫芦已经不自觉地递了出去……当还混沌的眸子对上师父清亮的眼睛时，她猛地清醒过来，第一句话便是：“师父，你千万不要把我扔出去喂妖怪。”自从知道师父是个很好很强大的捉鬼师后，她便整日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想象着某一天她做错了事，师父便会将她扔进茅庐后山的百鬼林中……从此，人鬼情未了。

白沉取下身后装满药草的竹筐，又拿起骆小远递给他的葫芦晃了两下，方才还亮亮的眸子一下子便模糊起来，看得骆小远一阵心惊。她知道，这是师父生气的前兆。

“你倒是很善良，我捉了它三次，你放了它三次。”白沉将葫芦放到桌上，取过茶杯轻啜一口。

阳光中的微尘在空气中跳跃，骆小远很清楚地看到师父正站在这些跳舞的微尘中静静地喝茶，光洁的喉头滑动，她甚至能感觉到那些茶水的温润与香甜。

“嗯，不打算说话吗？”白沉放下杯子，视线转向骆小远，“白狐向来知恩图报，可有向你道谢？”

她该怎么解释自己其实不是因为善良而放了白狐呢？而且……谢谢没有听到，

笨蛋倒收到一句。她低头摆弄衣角，“没有，它只对我说了两个字，笨蛋。”

白沉怔了怔，唇角不自然地勾起，随后模糊的眸子又一次清亮起来，“白狐也确实不曾说谎。”

……

她可不可以选择沉默？

过了片刻，骆小远讨好般地从炼丹炉中取出两颗丸子，“师父，这药丸炼好了，可需要我送去镇上的王大娘家？”

白沉伸手接过药丸，仔细端详了半晌才又交还到她手上，“你不记得今夜子时需要去趟百鬼林？”

她当然记得，所以她宁愿去当送药的跑腿，“可是，王大娘的腿疾已犯了许多日了，就等着这药丸缓解疼痛。”

白沉眸中精光闪过，早已猜到她心中所想，也不点破，只是道：“那好，你速去速回，子时我于百鬼林等你。”

当！知道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不但要跑腿，还必须在子时这么危险的时间内孤身前往百鬼林……





## 第二章 捉鬼

镇子并不远，骆小远送完药后还是在镇上徘徊了许久，她可不愿意这么早便动身去那恐怖的百鬼林，那个地方即便是白天也一样的阴冷吓人。想起第一次捉鬼时的情景，她还不禁浑身颤抖。——

那晚，天很黑。她还在沉睡中便被美人师父从床上抓起，美其名曰散步。那时候，她还沉浸在美好的爱情幻想中，未加多想便从床上滚了下来。可是，散步需要带那么多道具吗？

当他们步入百鬼林时，骆小远那颗只达及格线的脑子终于转了转，很是机械地看着一派正气、满面严肃的师父，结巴着问：“师、师父，我们……不是来散步的吗？”

白沉侧过脸，清和的笑容在黑夜中缓缓绽放，“是啊。”

骆小远干笑两声，亮了亮怀中那把只比她短了一点点的长剑，还有腰间那颗硕大的葫芦以及满满一香囊的鬼画符，怯生生道：“散步需要带这么多灵器？”

美人师父轻抬衣袖，一阵阴冷的风刮过，吹得她后背发凉，双腿发软。

他将那个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骆小远拉入怀中，从袖中取出一道符咒，口中念念有词后便将其贴上骆小远的脖颈，随即贴上她的耳朵道：“谁说散步的时候可以顺便做事的？嗯？”

耳根处让人微痒的气息让她禁不住打了个喷嚏，急忙后退三步，狐疑地看向师父，却发现他早已在周围布下结界，显然是有备而来。

“待会儿不要出声，今日的情况有些凶险，我已用灵符压制住你的气息，无须太过担心。”白沉好听的嗓音掠过骆小远的耳际。分明是安慰的话，可骆小远却更加害怕了，第一次出勤竟然还碰上个厉鬼。

正当她死死抓着美人师父的衣角不松手时，一阵低吟从远处传来，越飘越近，



越飘越近……骆小远眨了两下眼睛，忽地发现一棵大树旁竟有一女子在哭泣，素净的帕子遮住半张脸，但妖娆的身姿却显得这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愈发动人。

“师父，有人在哭。”此时的骆小远忘了美人师父的交代，突然出声说道。

白沉眉头微皱，待要提醒时却发现女子已抬起头，美丽的面庞一片苍白，梨花带雨的模样很是我见犹怜。只见她缓缓站起身子，骆小远惊奇地发现那个女子竟然没有双脚，只是不断地飘啊飘的，一点一点靠近白沉与骆小远所在的地方。

她……她就要飘过来了。骆小远吓得想尖叫，可一看见白沉微沉的脸便赶紧堵住了嘴，只是抱紧了怀中那把长剑，使劲吞了口口水。

女子在即将靠近时突地跪了下来，这一举动让骆小远大惑不解。只听她那幽远空灵的声音传来，仿佛无孔不入地穿梭于周身的毛孔，让人浑身冰冷发憷，“奴家乃张氏，被恶霸欺凌致死，而后误入百鬼林中，又被恶妖缠身，如今无法入轮回转世，只求道长救我，来生定当结草报恩。”

呼……骆小远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原来是这样，看来是个倒霉可怜的家伙。

“师父，那你便救救她吧！”骆小远没有看清白沉的脸色便贸然开口，一副万事有我师父的模样。

可话音刚落，刚才还楚楚可怜的女子便突地抬头，姣好的面容泛出青色的光，獠牙自红唇中吐出，声线沙哑，“我看见你了！”

糟了！骆小远大惊，连连向后退去，也不顾白沉扯着她的衣袖，只是拼命地想逃跑。

白沉使劲拉住欲逃跑的骆小远，从她怀中抽出那把看似很重的剑，银光闪过，在月光下竟泛出灼热的颜色。

骆小远一辈子也不会忘了那女子的脸。在月光的笼罩下，她那方才还妖冶无比的面容便像掉了漆的斑驳墙面一样，又如同历经沧桑的树皮一般脱落，直至露出阴森的白骨和爬满蛆虫的血肉。骆小远脑中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幸好晚饭吃得不算多……

女鬼阴笑着掠上树林上空，久久盘旋不落，气息阴冷地低吟：“白沉，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不如在阴间与我做对鬼夫妻吧！”

骆小远实在是不愿意招惹这个女人，可听到最后一句还是克制不住地气愤，居然连她也觊觎美人师父的美色。一股保护美人的英雄使命感油然而生，她跨前一步大喊：“你那么丑还想和我师父做夫妻，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女鬼脸色骤变，从高空急速冲下，冲着骆小远飞来，“臭丫头，今日就先拿你当下酒菜。”事实证明，做英雄不如做狗熊。

正当骆小远准备英勇牺牲时，一道白光闪过，白沉已提剑而上。白衣如雪的身



姿犹若惊鸿，翩然的剑法恍若闪电，与青面獠牙的女鬼站在一起，显得她骆小远的师父愈加傲然仙姿。美人就是美人啊，骆小远从内心深处感叹。

待她缓过神时，师父的利剑已穿透女鬼的胸膛，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响彻百鬼林，听得骆小远一阵颤抖。

那女鬼的身子在月光下渐渐消隐，直至一缕轻烟袅袅升起，在上空盘旋数时才消散尽。而此时的骆小远已吓得呆坐在地上，使劲擦着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地低喘。

白沉将剑收回，取回贴在她脖颈后的灵符，好笑地看了她一眼，“怎么累成这样？”

骆小远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不是累的，是吓的。”

他将她从地上拉起，细致地拍去粘在她身上的树叶与尘土，轻笑道：“方才与厉鬼对峙时，也未见你害怕。”

她如果说是因为看不惯美男师父被调戏才挺身而出的话，会不会被师父鄙视？

“做徒儿的自然是不能眼看着师父遭受侮辱的！”骆小远向前跨了一小步，做义正词严状，小小的眼珠子还不时地瞅瞅身旁的美人师父。

白沉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不动声色地转过身朝百鬼林外走去，“累了，回去吧。”

骆小远以为美人师父一定会深受感动的，可是这个样子……似乎是她做无用功了。

她垂头丧气地紧紧跟了上去，可才走出两步，面前那好看的身影便停了下来，骆小远一个刹车不稳，直直地撞向师父的后背。

“以后若再碰上此等厉害的妖魔，切莫再出言挑衅了。”白沉没有转身，只丢下这么一句话就又继续向前走去了。

骆小远摸了摸被撞红的鼻子，美人师父是在关心她，还是在警告她？

骆小远百无聊赖地在镇上来回走着，当她第八次撞上镇口那个乘凉的张婆婆时，终于有人问她：“小远啊，怎么在镇上溜达呢？白师父呢？”

一听有人问起，她立马哭丧着脸蹲在路口，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打算控诉白沉对她的所作所为——让一个尚是娇花的女娃去捉妖除魔，是多么不人道与丧尽天良啊！

可话还未说出口，张婆婆便笑咪咪地抚摸着她的头说：“白师父可是好人啊，这些年鬼怪横行，多亏了他才保得我们镇子的安宁。小远可要认真向白师父学习啊，白师父从来不收徒弟的，这次可算是破例了！”



呃？如此说来，这份职业还是相当有前途的？

一股骄傲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骆小远拍着胸脯向张婆婆道：“张婆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为百姓除暴安良，捉尽天下恶鬼的！”

豪言壮语一出，谁与争锋？骆小远立马踢着正步向镇子口走去，两眼闪着莫名的光彩，望着前方未知的旅途。

张婆婆扇着大蒲扇，脸笑成了一朵花，“嗯，好孩子啊好孩子！”

骆小远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力量，不顾一切地向前走去。只怕前方是条不归路，她也会勇往直前吧？真是无知又无畏的孩子。

前人教育过我们，午夜时分千万不要出家门乱走，可为什么骆小远却偏偏要在这样的时间，独自朝百鬼林走去？

西北风呼啸而过，吹得树影婆娑，摇曳的影子在山间的地上招摇起舞，似是随时随地都会从泥土中蹦起，将小小的她一口吞下。

骆小远此时非常后悔没有回茅屋带上几件防护的东西，如今即便想要回去也已看不清来时的路，只好闭着眼，一鼓作气向百鬼林冲去，等待师父的救援。

百鬼林越来越近，而周围此起彼伏的呜咽声、哀鸣声也愈加清晰。偶有微风拂过，就像是一只潮湿的手从骆小远的耳际拂过，带起她一身的鸡皮疙瘩。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千万不要找我啊！是师父让我来的，你们要吃就吃他，他长得比唐僧还好看！”骆小远口中念念有词。

她绕过树木，朝着大路方向行去，哪知走了许久，却发现每条路似乎都差不多。正疑惑时，她突地踢到一块石头，疼得她龇牙咧嘴。她低头看了下那块碍脚的石头，嘀咕道：“这么丑。”随后也未在意，便继续朝前走去。

就在她离去不久，那块被她无意间踢到的石头在地上转动起来，一缕白烟飘过，石头不见了，竟在原地出现了一只毛色纯白的小狐狸。那对漆黑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个不停，毛茸茸的小爪子按着自己的肚子呻吟道：“哎哟，疼死了，没想到人小脚力不小，居然这么用劲！而且还骂我丑！”小狐狸唧唧歪歪了许久，忍住疼痛扭着身子在地上骨碌碌转动起来，又渐渐幻化成一块石头。

骆小远又行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再次踢到了一块石头，“咦，这石头怎么和刚才那块长得那么像？”

依骆小远的智商，能看出两块石头长得相似已实属不易，若要她再看出些端倪来，恐怕就超出其水平了。所以她再次选择性忽略，朝前走去。

那块石头砰地炸出一圈青烟，小狐狸气急败坏地从青烟中跳脱出来，急得跳脚，“笨蛋笨蛋！”

它身后的草丛微微晃动了一下，另外一只狐狸从树丛后蹿出，身形看起来比小



狐狸大些，浑身的毛皮更加光洁雪亮，华贵无比。一对漆黑的眼珠子望着骆小远渐渐消失的背影，转过头来抚摸着小狐狸的脑袋问：“这就是放了你的那个姑娘？”

小狐狸气呼呼地从地上爬起来，白色的毛皮已经沾上了两个硕大的脚印。它恼怒道：“就是那个笨蛋啊！都已经变成石头提醒她两次了，居然还是笨笨地往前走。不管她了！”

说罢，小狐狸就要走，可老狐狸却用爪子按住小狐狸，语重心长地教导它，“咱们白狐可是向来知恩图报的，这鬼打墙我们虽阻止不了，可好歹能保那姑娘一命，不要意气用事。”

小狐狸挠了挠漂亮的脑袋，又气呼呼地点了点头。

骆小远在树林中兜兜转转，终于以她那刚刚及格的脑子发现了她迷路这个事实。当她第三次看见那块石头的时候，她懊恼地蹲下了身子，转动着那颗笨重的脑袋，“小石头啊，我怎么就这么背呢？好不容易才接受了自己穿越的事实，又要逼着自己接受道士这个看起来很强大，却真的不太适合自己的职业，现在好不容易接受了，我却不得不再次正视自己没有这个潜力与胆子。”她拾起那块有些丑的石头，继续唠叨，“我现在一点也不好奇师父到底在哪里捉鬼，我只想赶快找到回家的路，然后好好睡一觉……”说着说着，骆小远就有点哽咽了，她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很煽情的。

幻化成石头的小狐狸被她有些灼热的手心包裹着，顿时感觉到一片湿热，悄悄睁开小眼睛看了一眼，才发现那个被它叫做笨蛋的家伙居然掉了豆子。其实，她哭起来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嘛，也不是那么聒噪讨人厌了，小狐狸如是想。

骆小远不算结实的肩膀一抽一抽的，连带着手中的那块石头也一起抽动起来。不知为何，小狐狸很想伸出爪子去安慰下这个目前看来很脆弱的笨蛋，可还未有所动作，突然眉心一动，闻到一丝古怪的气味。树影婆娑，一股怪异的微风自林间钻出，透出几分肃杀。

小狐狸毛发竖起，使出吃奶的劲儿从骆小远的手中跳出，落向了鬼打墙的出口位置。现在就只等着那个笨蛋能够机灵些，跟着石头跳出包围圈。

骆小远本来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突然手心一空，擦了擦眼睛才发现那块丑石头居然也嫌弃她而奔向别处了，不由心中委屈，“我都没嫌你丑了，你为什么嫌弃我烦啊！咱再继续联络下感情啊，聊着聊着，你就喜欢我了！”

不死心的骆小远勇敢地跨出了那一步，想要捡回那块嫌弃她的丑石头。可才踏出一步，她身上挂着的那个铃铛居然就开始叮当作响，发出了类似夺命信号的声音。

这个铃铛是师父给她系在颈间的，名叫化巧铃，据说有遇凶险则响的功效，可



以在适当的时候提醒她一下。骆小远曾经非常反感这个铃铛，因为这让她看起来就像是被师父圈养起来的某种宠物。她没想到，这个铃铛居然真的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骆小远一惊，顿时感觉到颈后有阴风刮过。她颤抖着身子转过去，突地发现她方才站着的位置上，竟然有一张血盆大口不断地吞吐着，猩红黏稠的舌头一上一下地蠕动着，像极了她曾在乡下见过的那只巨无霸癞蛤蟆的嘴。当然，现在对比看来，骆小远觉得那只癞蛤蟆是多么的可爱啊！

幸好啊幸好，她刚才踏出了那一步，若不然，现在在那张血盆大口下翻动的就绝不是枯枝树叶，而是她骆小远了。

曾听师父说过这种大嘴怪没有视力与听觉，只凭借着低等鬼物的某种感应，才能捕获到自己想要的猎物。但通常说来，这种感应的时间并不短，若捕获到了，便会直接撕咬，不给对方任何挣扎的余地。因此，骆小远此时一身虚汗地瘫软在地上，只是触目惊心地看着那张大嘴一吞一吐。

真是笨蛋啊，怎么还坐在那不跑呢？小狐狸如今还在鬼打墙的出口位置等着她，看着她那近似于自杀的行为，不禁着急，而它又不能还形于白狐的样子，毕竟鬼妖有别，河水向来不犯井水。

血盆大口蠕动的动作越来越慢，它似乎感应到自己口中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可口，居然慢慢地停了下来，渐渐向骆小远所在的位置转了过去。

完了！骆小远不是不想跑，但她知道自己遇见了什么样的角色，而如今又迷了路，怎么都会回到原地的。与其兜着圈子，跑得筋疲力尽还要被吃掉，不如就这样被吃了吧，说不定老天爷一个眨眼，又把她给送回去了。

小狐狸心中着急，渐渐地便从石头中露出了爪子、耳朵、眼睛……不过转瞬，便又恢复成了白狐的模样。它从出口位置奔回骆小远的身边，抬着脑袋呜呜地叫。

“噢？”骆小远转过了头，看着那毛色漂亮的小狐狸，不禁奇怪，“你好眼熟啊！”

笨蛋，这时还顾得上这个！小狐狸也不管她，只是张大了那张牙都未长全的嘴，一下子便叼住了骆小远的衣襟，向出口处挪去。

骆小远见狐狸眼神闪烁，似有用意、有阴谋、有主见地将她拖向那个看起来毫无退路的地方。不禁发憷，不会是一伙的吧？

小狐狸见她犹豫了半天，急得原地打转，它终于知道娘亲口中所谓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指的是什么了！原来人和神仙都是那么野蛮和不可理喻的。

骆小远盯着它那双黑漆漆的眼珠子，脑子里突然闪进了某些回忆。那日午后，也有这样一只狐狸，转动过这样灵动的眸子，侮辱她的智商。





“我想起来了！你是我放走的那只狐妖！”骆小远洋洋得意地插着腰，炫耀自己还不俗的记忆力。

话音刚落，大嘴中突然伸出一条极长极长的舌头，黏稠腥臭的舌尖上下翻动着，突然横空一扫，就似时钟的钟摆一般朝着他们的位置掠去，速度极快。小狐狸当下叼住骆小远的衣角，猛地朝后拉开一大步，堪堪避过那恶心至极的舌头，可依然有黏稠的唾液飞溅在他们身上，散发着腐烂之气。

骆小远被小狐狸一扯，猛地趔起了下，惊得差点魂飞魄散。小狐狸转过头看了看那张大嘴，移动的速度虽然缓慢，但显然已经找准了目标，只差那最后一击了。

骆小远低头看了看正朝着她呜呜直叫的小狐狸，也不再迟疑。心想，自己虽然是无意间放走了那只狐狸，但好歹也算是它的救命恩人，总不会恩将仇报吧？于是，她以最快的速度向那看似无路的方向冲去。就在她以为自己要撞上那挺拔坚硬的树干时，突地一股落空感传来……睁开眼看时，她竟然有种生生地穿过大树的感觉，再定睛时，她已与那只小狐狸一道站稳了，而周围的树影虽然依旧鬼魅，但已没有那张看起来很吓人的大嘴和阵阵阴风了。

“咦？就这么过来了？”骆小远摸了摸自己完好如初的身体，又摸了摸毛皮柔软的小狐狸，咯咯笑了起来。

小狐狸看着她那副白痴的模样，竟然没有初次见她时那种嫌恶的感觉，反而因方才一起共患难的经历，使得小小的心一抽一抽的，惹得它一阵心慌，却带了那么点劫后余生的喜悦。

“笨蛋，我欠你的恩还给你喽！”小狐狸很不喜欢那种慌慌的感觉，故意摆出一副臭脸道，“赶紧有多远滚多远吧！”

骆小远居高临下地看着它，迷茫的眼睛里透着几分委屈，倒像是快被抛弃的小媳妇，让本想拔腿就走的小狐狸有些不忍。它发出很不符合它身形的一声叹息，用小爪子很认真地刨了几下土，然后再抬起脑袋道：“这是走出百鬼林的路线，你若是害怕，就从这里向左边走，差不多半炷香时间便能找到你师父了。”

骆小远想了想，觉得孤身一人回去好像危险系数更高，于是她决定先去找美人师父。她蹲下身子，用自认为很温柔的动作，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小狐狸的脑袋，一边想象着这毛皮真滑，值多少钱，一边问：“你不跟我走吗？”

小狐狸突然脸颊发烫，别扭地转过脑袋，冷哼一声，“我有你那么笨吗？我陪你去你师父，岂不是自投罗网？”

骆小远想了想，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便站起身子，很诚恳地说了声谢谢。

小狐狸一怔，长这么大，好像还没有谁谢过它，而且还是让这个一直被它骂笨蛋的家伙感谢，顿时不自在地转过屁股，羞羞地刨了两下土，用自认为很高傲的方